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八

雜類

禹入聖域而不優優裕也言入聖域恰好更不優裕優裕謂有餘剩漢儒見得此意思好 賀孫

爾雅是取傳注以作後人却以爾雅證傳注 文蔚

爾雅非是只是據諸處訓釋所作趙岐說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在漢書亦無可攷 泳

陳仲亨問周書云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令周書何緣無之曰此便是那老子裏教固是周時有這般書老子為柱下史故多見之孔子所以適周問禮之屬也緣是他知得古人以竹簡冩書民間不能盡有惟官司有之如秦焚書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舊留得如說非秦記及博士所掌者盡焚之到六經之類他依舊留得但天下人無有義剛

汲冢古書堯幽囚舜野死尹篡太甲太甲殺尹之類皆

其所出

誠之常袖呂不韋春秋云其中甚有好處及舉起皆小小術數耳 璘

書坊印得六經前面纂圖子也畧可觀如車圖雖不甚詳然大槩也是 義剛

七書所載唐太宗李衛公問答乃阮逸偽書逸建陽人文中子元經關子明易皆逸所作 揚

問山海經曰一卷說山川者好如說禽獸之形往往是

記録漢家宫室中所畫者如説南向北向可知其為畫本也方子

素問語言深邃樞淺較易振

桺文後龍城雜記王銍性之所為也子厚叙事文字多少筆力此記衰弱之甚皆寓古人詩文中不可曉知底於其中似暗影出偽書皆然

杜牧之燕將録文甚雄壯

省心録乃沈道原作非林和靖也

程泰之演蕃露其零碎小小議論亦多可取如辨罘罳之類是也其頃因看筆談中辨其人誤以屏為反坫後看說文坫字下乃注云屏也因疑存中所辨未審後舉以問泰之泰之曰存中辨是然不是其人誤乃說文誤耳洪景盧隨筆中辨得數種偽書皆是但首卷載歐帖事却恐非實世間偽書如西京雜記顏師古已辨之矣柳子厚龍城錄乃王性之輩所作必大

金人亡遼錄女真請盟背盟錄汪端明撰○僩

洛陽志說道晁好文字晁簡嚴惜乎不曾見義剛

指掌圖非東坡所為

砥柱銘上說禹掛冠莫顧過門不入掛冠是有箇文字上說禹治水時冠掛著樹急於治水令記不得是甚文字世間文字甚多只後漢書注內有無限事

警世競辰二圖偽道夫

邵公濟墓誌好方子

吳才老叶韻一部每字下注某處使作某音亦只載得

有證據底只是一例子泉州有板本○淳

近世考訂訓釋之學唯吳才老洪慶善爲善僩

稱平者自他人稱平之稱去者人之本號道夫

周貴卿問折衷之義曰衷只是中左傳說始中終亦用此衷字衷是三摺而處其中者義剛

問折衷之衷曰是無過些子無不及些子正中間又曰是恰好底節

折衷者折轉來取中衷只是箇中節

中如字即其中也中音衆則是當之義謂適當其中也如六藝折衷音衆於夫子亦謂折當世歸於中之義中與所以謂之中音衆以適當其中如字而易也振

淳醇皆訓厚純是不雜

先生曰期極也古人用期字多作極字周昌云心期期知其不可言極知其不可口吃故重一字也銖

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為也方

復復指其上復字扶又反再復也方子

尚衣尚書尚食乃主守之意秦語作平音淳

魏大名也魏巍字蒐魏字篆文亦有山字在其中是有大義因是名為大名府揚

舅子謂之内兄弟姑子謂之外兄弟揚

因說外甥似舅以其似母故也致道問形似母情性須别曰情性也似大抵形是箇重濁底占得地步較濶情性是箇輕清底易得走作賜

古者姓氏大槩姓只是女子之别故字從女男則從氏

如季孫氏之類春秋可見後世賜姓殊無義理端蒙

氏如孟孫叔孫季孫是也姓則同姓後世子孫或以氏為姓今人皆稱張氏李氏謂從上下來只是氏了只有三代而上經賜姓者為姓如姚如姒如姬之類是正姓唐時尚有氏不同而同出者不得為婚姻揚

沈莊仲問姓氏如何分別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有不同某嘗言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

為謚因以為族切恐謚本氏字先儒隨他錯處解將去義理不通且如舜生於嬀汭武王遂賜陳胡公滿為嬀姓即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如此之類所謂以字為氏因以為族文蔚

姓與氏之分姓是本原所生氏是子孫下各分如商姓子其後有宋宋又有華氏魚氏孔氏之類周自黃帝以來姓姬其後魯衛毛聃晉鄭之屬各自以國為氏而其國之子孫又皆以字為氏如魯國子展之後為

展氏展禽喜是也如三家孟仲季為氏或因所居為氏如東門氏之類左氏曰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天子自因生以賜姓為推其所自出而賜之姓如舜居嬀汭及武王即位封舜之後於陳因賜姓為嬀此所謂因地以賜姓也諸侯以字為謚只是氏字傳寫之訛遂以氏字為謚無義理只是以字為氏如上文展氏孟氏之類也杜預點諸侯以字四字為句斷而為謚因以為族為一句此亦是强

觧看來只是錯了謚字至孫方以王父之字爲氏上兩世猶承公之姓也○卓

自秦漢以來奴僕主姓令有一大姓所在四邊有人同姓不知所來者皆是奴僕之類揚

同異之理如同姓本親以下去漸踈異姓本踈他日婚姻却又親此陰陽相函之理也亦萬物聚散之理也方

適母與所生封贈恩例一同不便看來嫡庶之别須畧有等降乃爲合理砥

因說諱字曰漢宣帝舊名何曾諱病已平帝舊名亦不諱北方法偏旁字皆諱如敬字和儆字皆諱淳

見人名諱同不可遽改只半真半草寫之揚曰只是寫時莫與太真說時莫太分明揚

因說四方聲音多訛曰却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蓋彼中地尚中正自洛中脊來只是太偏南去故有些熱若閩浙則皆偏東角矣閩浙聲音尤不正揚

先生因說詩中關洛風土習俗不同曰某覲諸處習俗

不同見得山川之氣甚牢且如建州七縣縣縣人物各自是一般一州又是一般生得長短大小清濁皆不同都改變不得豈不是山川之氣甚牢_燾

因論南方人易得病曰北方地氣厚人皆不病叔祖奉使在北方十五年已上生冷無所不食全不害歸來纔半年一切發來遂死更有一武臣代州人嘗至五臺山有一佛殿上皆青石暑月每於石上徹日睡全無病如來南方睡如何了得_揚

諸生入問候先生曰寒後郤剗地氣痞西川人怕寒嘗有人入裏面作守台容後令人打扇作容皆起白云若使人打扇少間有某疾生冷果子亦不可吃才吃便有某疾便是西川之人大故怕寒如那有雪處直是四五月後雪不融這便是所謂景朝多風處便是日到那裏時過午時陽氣不甚厚所以如此所謂漏天處皆在那裏恁地便是天也不甚濶只那東巴如此了這是西南尚如此若西北想見寒過那秦鳳之

閒想見寒如峨眉山趙子直嘗登上面煮粥更不熟有箇核子時有李其者凍得悶絶了莊仲云不知佛國如何曰佛國却暖他靠得崑崙山後那裏却暖便是那些子也差異四方蠻夷都不曉人事那裏人却理會得般道理恁地便是那裏人也大故嶢崎不知是怎生後恁地義剛

擡場中有文字賣說中原所在山川地理州縣邸店甚詳中亦雜以金人官制其以為是中原有忠義之人

做出來欲朝廷知其要害處也
關中秦時在渭水之北居但作離宫之類於渭南漢時宫闕在渭水之南終南之北背渭面終南隋時此處水皆鹹文帝遂移居西北稍遠漢之都唐都在隋一偏西北角唐宫殿制度正當甚好官街皆用墻居民在墻内民出入處皆有坊門坊中甚安故武元衡出坊門了始遇害本朝宫殿街巷京城制度皆仍五代因陋就簡所以不佳唐田兵官制承宇文周有些制

度故較好舊東京關中漢唐宮闕街巷之類圖今衢州有碑本 揚

行在舊時行宮之門金使來有語後金作二牌來前曰麗正後曰和寧遂報去謂太小令自作牌依其名題 揚

古之王城有三途左男行右女行中車行天下路中有車軌道 揚

漳州州學中從祀是神霄宮神改塑紹興府禹廟重塑

禹像王仲行将舊禹與一道士去改塑天齊仁聖帝此是一類子德明

汪端明説朝廷塑一顯仁皇后御容三年不成郤是一行人要希逐日食錢所費不貲端明為禮部尚書奏過太上得旨催促又郤十日便了朝廷事多如此浩

王拱辰作高樓溫公作土室時人語云一人鑚天一人入地康節謂富公云比有怪事一人巢居一人穴處方

蕪湖舊有一富家曰韋居士字深道喜延知名士如黃太史陳了翁遷謫每歲餽餉不下千緡令人纔見遷謫者便以為懼安得有此等人傑人

陸務觀說漢中之民當春月男女行哭首戴白楮幣上諸葛公墓其哭皆甚哀云先生親筆於南軒所撰武侯傳後○道夫

齊蕭子良死不用棺寘于石牀之上唐時子良幾世孫蕭穎士過一洲見數人云此人似蕭王穎士訝之到一郡遂見僻幾人刼墓賊來乃洲上之人穎士說與

官令勘之乃曾開蕭王塚來云王卧石床上儼然如生 揚

廬山有淵明古迹處曰上京淵明集作京師之京今土人以為荆楚之荆江中有一盤石石上有痕云淵明醉卧於其石上名淵明醉石其為守時架小亭下瞰此石牓歸去來館又取西山劉凝之庵用魯直詩名曰清靜退庵與此相對 孫覿

晝則聽金皷夜戰看火候嘗疑夜間不解戰蓋只是設

火候防備敵來刼寨之屬古人屯營其中盡如井形於巷道十字處置火候如有間諜一處舉火則盡舉更走不得義剛

馳車千駟革車千乘馳車即兵車蓋輕車也革車駕以牛蓋輜重之車每輕車七十二人三人在車上一御一持矛一持弓此三人乃七十五人中之將蓋五伍為兩兩有長故也輕車甚疾義剛

豫凶事亦恐有之龔勝傳眙帝賜韓福策曰不幸死者

賜複衾一祠以中牢古人此等事自多難以懸斷閎祖

三元是道家之説上元燒燈却見於隋煬帝未知始於何時賀孫

問真元外氣如何曰真元是生氣在身上曰外氣入真元氣否曰雖吸入又散出自有界限但論其理則相通可學

物造時亦遇氣候故皆有數揚

時氣初只是氣疑其氣盛便有物以主之氣散又無了

揚

元善每相見便說氣數讖緯此不足憑只是它由天命

然亦由人事才有此事得人去理會便了德明

龍氣盛虎魄盛故龍能致雲虎能嘯風也許氏必用方

首論虎睛定魄龍齒安魂亦有理廣

醫家言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與

康節所說不同曰此不可曉德明

嘗見徐侍郎敦立書三字帖於主位前云磨礲堅竟不

曉所謂後竟得來乃是古人有銘如三緘口之類此書於腹曰磨兜堅謹勿言畏恭禍也敬仲

問人有震死者如何曰有偶然者有為惡而感召之者如人欲操刀殺人而遇之者或遭其傷刺而死之類是也僩

東坡云月未望則魚腦實既望則虛蓋出淮南子則食膾宜及未望也揚

論詩物理因問東坡說人不怕虎者虎不奈得其人何

是有此理東坡說小兒不怕者是一證傳燈録載歸宗南泉三人曾遇虎皆不以為事李清言有一鄉人賣文字過虎其人無走處了曾聞人言虎識字遂鋪開文字與虎看自去此數事皆其驗也先生曰曾見一僧名亨黄龍清會下人言僧入山遇虎只是常事初見時虎亦作威近前來見人不怕他漸漸去了後常常見人慣了都如常楊曰只是初見不怕難先生曰人心能堅忍得此時好 揚

翟公遜說鬼星渡河最亂道鬼星是經星如何解渡河 泳

野雉知雷 起乎起處○可學

枲蒠或云乃門屏上刻作形漢注未是 可學

古人作甲用皮每用必漆後世用鐵不知自何時起 泳

古人問籌者要說得這事分明歷歷落落這一事了便盡斷又要得界分分明 泳

宮即墻也 僩

太王畫像頭上有一片皮直裹至頸上此便是鉤領義劉

王彦輔麈史載幞頭之説甚詳子方

衛朴善筭作蓮花漏其形如稱東坡試之。文蔚

漢祭河用御龍御馬皆以木爲之此已是紙錢之漸義劉

紙錢起於玄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幣後來易以錢至

玄宗惑於王璵之説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理得

璵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載范

傳正言唯顔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

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知紙錢衣冠有何間別義剛

古之木今有無者多如楷木只孔子墓上當時諸弟子各以其方之木來栽後有此木今天下皆無此木其木亦如槐可作簡文皆横生然亦只是文促後似横樣義剛

臨安鐵箭只是錢王將此揺動人心使神之義剛

瑞金新鑄印盖嘗失一印重鑄之恐作弊故加新鑄之

文國初有一奉使印亦如此義剛

祕書省畫大樹下數人只古衣而無名君舉以爲恐是孔子在宋木下習禮被伐木時義剛

祕書省畫得唐五王及黃旛綽明皇之類恐是吳道子畫李某跋之有云畫當如蓴菜其初曉不得不知它如何說得數句恁地好後乃知他是李伯時外甥蓋畫須如蓴菜樣滑方好須是圓滑時方妙義剛

雪裏芭蕉他是會畫雪只是雪中無芭蕉他自不合畫

了芭蕉人却道他會畫芭蕉不知他是誤畫了芭蕉

問春牛事未見出處但月令載出土牛以送寒氣不知其原果出於此否或又云以示勸耕之意未詳孰是某嘗見闕

云處士立於縣庭土牛之南恐古者每歲為一牛至春日别以新易舊而送之也

王丈云昔有道人云笋生可以觀夜氣嘗插竿以記之自早至暮長不分寸曉而視之已數寸矣次日問夜氣莫未說到發生處曰然然彼說亦一驗也後在玉

山僧舍驗之則日夜俱長良不如道人之說閑祖

問廬山光怪恐其下有寶故光氣發見如此嘗見邵武張鑄說曾官岳陽見江上有光氣其後漁人於其處網得銅鍾一枚又一小說云某郡某處嘗有光處令人掘得銅印一顆先生又自云向送葬開善望見兩山之間有光如野燒從地而發高而復下問云其山舊有銅坑也德明

德粹語婺源有一人其子見鬼先生曰昔薛士龍之子

亦然可學因說薛常州之子甚怯弱曰只是精神不全便如此向見邪法者呪人小兒稍靈利者便呪不倒可學云薛氏之兒所謂九聖奇鬼先生曰渠平生亦好說鬼可學云薛常州平日亦講學何故信此曰不知其所講如何可學

獸中狐最易為精怪淳

狐性多疑每渡河須氷盡合乃渡若聞氷下猶有水聲則終不敢渡恐氷僻也故黄河邊人每視氷上有狐

跡乃敢渡河又狐每走數步則必起而人立四望立行數步廼復走走數步復人立四望而行故人性之多疑慮者謂之狐疑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尾舉向上胡舉向上則尾疐至地故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僩

因論張天師先生曰本朝有南劒太守林積送張天師于獄中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一時人皆信之而彼獨能明其為賊其所奏必有可觀者

林積者秦相時嘗為侍郎義劉

郭天錫因筭徽宗當為天子遂得幸官至承宣使其人亦鯁直敢說天覺每要占問時不尚自去見他多是使覺範去後來癸覺蔡元長遂以為天錫有幻術令人監繫日置猪狗血於其側後來只被血薰殺了義劉

覺範因張天覺事下大獄自供云本是醫人因入醫張相公府養娘有效遂與度牒令其作僧義劉

神殺之類亦只是五行旺衰之氣推亦有此理但是後

人推得小了太拘忌耳曉得了見得破底好如上蔡言我要有便有我要無便無方好然雖不曉底人只是孟浪不信呂丈都不曉風水之類故不信今世俗人信便有不信便無亦只是此心疑與不疑耳 揚

因及談命課靈者曰是他精力强精力到處便是驗 淳

因說都下士夫愛看命曰士夫功名心切且得他差除一番亦好曰若命中有官便是天與我若就人論便是朝廷與我今不感戴天與朝廷却感戴他們終身

不忘甚可怪淳

陶安國事真武先生曰真武非是有一箇神披髪只是玄武所謂青龍朱雀白虎玄武亦非是有四箇恁地物事以角星為角心星為心尾星為尾是為青龍虛危星如龜騰蛇在虛危度之下故為玄武真宗時諱玄字改玄字為真字故曰真武參星有四隻脚如虎故為白虎翼星如翼軫如項下嗉井為冠故為朱雀盧仝詩曰頭戴井冠揚子雲言龍虎鳥龜正是如此

節

先生問四明龍現事璘答云頃歳鄞縣趙公萬禱雨於天井山之龍井曾有龍現張左藏良臣作記云俄有光發波間如叢炬復紅焰飛動下見龍之首甚大不逢顔咫尺大復現小復現全體鱗甲爚爚有光久不没陰氣颭然見者魄喪神動曰見王嘉叟云見龍初出水先有物如蓮花之狀而後水湧異物出兩眼光如銅盤與趙尉所見頗合 璘

或言其人之死人有夢見之者甚恐遂辭位而去先生
曰唐令狐綯亦嘗夢見李德裕明日語人曰衛公精
爽可畏頃時劉丞相莘老死於貶所後來得貽雪復
官其子斯立有啓謝時宰一聯云晥歲離騷徑招魂
於異域平生精爽或見夢於故人世傳以為佳
陳易和叔將赴試韓魏公戒之曰離場屋久更宜子細
陳曰三十年做老娘不解倒綳了孩兒既而王字押
作賦韻率土之濵莫非王遂見黜魏公聞之笑曰果

然倒綳了孩兒矣

往年見徐端立侍郎云葉石林嘗問其或謂司馬溫公范蜀公議鍾律不合又其與其爭其事蓋故為此議以表見其非朋比之為者如何徐曰此事有無不可知然為此論者亦可謂不占便宜矣石林為之一笑而罷

汪玉山童稚時喻玉泉令他對七字對云馬蹄踏破青青草玉山應口對云龍爪拏開黯黯雲

先生說沈持要知衢州日都下早間事晚已得報閎祖云要知得如此急做甚先生云公說得是閎祖

或言其人輕財好義先生曰以何道理之而義乎升卿

因李將爲郭帥閣俸曰凡是名利之地自家退以待之便是安穩纔要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如一梳飯在這裏纔去爭也有爭得不被人打底也有爭得被人打底也有爭不得空被人打底賀孫

或論及欲圖押綱厚賞者先生曰譬如一盤珍饌五人

在坐我愛吃那四人亦都愛吃我伸手去拏那四人亦伸手去拏未必果誰得之能恁地思量便可備知來物如古者横議權謀之士雖千萬人所欲得底他也將計術去必得淳

財猶臟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恥言之僩

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某謂惟仁可以主兵義可以主財道夫

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機而固守丁未月廳○至

鄭叔友謂敗不可懲勝不可狃此言殊有味振
王宣子說卦下言士大夫以面折廷爭為職以此而出
人亦高之宦官以承順為事忽犯顏而出誰將你當
事如此之乖後漢呂强後世無不賢之
詠古詩丈夫棄甲冑長揖别上官為楊元禮發也問元
禮事如何曰緣一二監司相知者已去後人不應副
賑濟此事已做不得若取之百姓又不可所以乞祠
問當時合如何處置方善曰只得告監司理會賑濟

不從則力爭又不從則投劾而去事方分曉語畢遂諷誦此詩云德明

沈季文於小學則有莊敬敦篤而不從事於禮樂射御書數於大學則不由格物致知而遽欲誠意正心閎祖

黎絡先好箇人可謂聽其言也厲義剛

周顯祖不事外飾天資簡樸若海

諸葛誠之守立過人升卿

劉季高也豪爽只是也無頭腦義剛

林撰之曰上四州人輕揚不似下四州人先生曰下四州人較厚潮陽士人亦厚然亦陋莆人多詐淳樸無僞者陳魏公而已義剛

或傳連江鎮寇作燒千餘家時張子直通判云此處人煙極盛曰某嘗疑此地如何承載得許多人力行退而思之此所謂知小圖大力小任重之意力行

前年鄭瀛上書得罪杖八十下臨安贖臨安一吏人憫之見其無錢為代出錢贖之揚

王侍郎普之弟其經兵火其乳母抱之走為一將官所得乳母自思為王氏乳母而失其子其罪大矣遂潛謀歸計將此將官家兵器皆去其刃弓則斷其弦自求一好馬抱兒以逃追兵踵至匿於麥中如此者三四僅全兒達王家常見一僧曾說之僧今亦亡矣欲為之傳未果可果。義剛錄云常見一老僧云李伯時家遭𨓜伯時尚小被賊并妳子劫去賊將遂以妳子為妻一日上元其夫出看妳子以計遣諸婢皆往看遂將弓箭刀刃之屬盡投于井馬亦解放但自乘一馬而去少頃聞前面有人馬聲恐是來趕他乃下馬走入麥中藏其賊尚以鎗入麥中撈

攪幸而小底不曾啼遂無事未幾得聞那賊說這賊婢知他那裏去渠知無事遂又走夜行晝伏數日方到尋見他家人其嘗欲記此事後來被那僧死了遂無問處竟休了

陳光澤二子求字先生字莘曰仲莘云莘便是凡物積之厚而施之也廣如水積得科子滿便流又字華曰仲蔚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變謂變其質若裏面變得是虎外面便有虎之文變得是豹外面便有豹之文義剛

自言士大夫家文字散失者先生蹙然曰魏元履宗子

飛兩家文籍散亂皆其不勇決之過當時若是聚衆與之抄劄封鎖則庶幾無今日之患道夫

德粹問十年前屢失子亦曾寫書問先生先生答皆云子之有無皆命不必祈禱後又以弟為子更有甚碍理處舍弟之子年乃大於此則是叔拜姪曰以弟為子貽穆不順方伯謨曰便是弟之子小亦不可曰然可學

問唐誥勑如何都是自寫曰不知如何想只是自寫了

却去計會印如祭君謨封贈亦是自寫看來只是自有字名故如此義剛

張以道向在黄巖見顔魯公的派孫因事到官其人持魯公誥勑五七道來庭下稱有廕細看其誥勑皆魯公親書其字而其誥乃是黄紙書之此義如何先生曰魯公以能書名當時因自書之而只用印又亦不足據本朝祭君謨封贈其祖誥勑亦自寫之盖其以字名人亦樂令其自寫也魯公誥後為劉會之所藏。義剛

一日請食荔子因論興化軍陳紫自蔡端明迄今又二百來年此種猶在而甘美絶勝獨無他本天地間有不可曉處率如此所謂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知要之他自有箇絲脉相通但人自不知耳聖人也只知得大綱到不可知處亦無可奈何但此等瑣碎不知亦無害爾道夫

先生因吃茶罷曰物之甘者吃過必酸苦者吃過却甘茶本苦物吃過却甘問此理如何曰也是一箇道理

如始扵憂勤終扵逸樂理而後和盖禮本天下之至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都是此理孫奭

建茶如中庸之為徳江茶如伯夷叔齊又曰南軒集云草茶如草澤髙人臘茶如臺閣勝士似他之説則俗了建茶却不如適間之説兩全也道夫

侍先生過水南谷中見一種蒿葉嫩香氣温潤可愛因采一二莖把玩先生曰此即古人所謂蘭是也又云

蔥亦非今之蔥乃零陵香是也 炎

今福州紅糟即古之所謂醴酒也用匙挑吃 義剛

古升十六寸二分為升容一百六十二寸為斗 僩

今之一升即古之三升今之一兩即古之三兩 僩

古錢有貨泉字貨布字是王莽錢於古尺正徑一寸雖久有損大槩亦是 淳

先生見正甫所衣之衫只用白練圓領領用皂問此衣甚制度曰是唐衫先生不復說後遂易之 過

市一冠四十眼著八十絲為一升令興化人能為之云云十升布巳難做至如三十升不知古人如何做也若三升布則極踈矣古人不諱白皮弁乃以白鹿皮為之但加飾焉如冠之白但用踈細為吉凶耳方或云俗語夜飯減一口活得九十九曰此出古樂府三叟詩

墨子與工輸巧爭辯云云論到下梢一著勝一著没了期一曰吾知其所以拒子矣吾不言一曰吾知所以

攻子矣吾不言 燾

莽何羅本姓馬乃後漢馬后之祖班固爲澤而改之 方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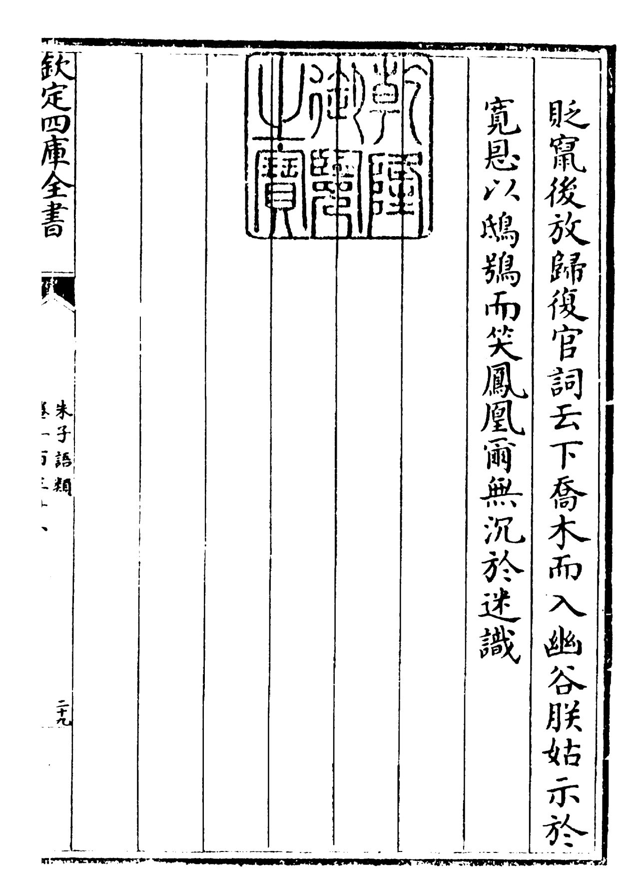
步隲不去爲爪耳爪可無身不可無 升卿

陶隱居注本草不識那物後說得差背底多緣他是箇南人那時南北隔絶他不識北方物事他居建康 義剛

仙游有蔡溪見說甚好裏面有一片大石有一石門入去沿溪到那石上有陳理常居太學閑此地好齋少餅徑入去石上坐飢甚則吃少許餅久後吃盡了飢

不崇何欲出則當初入門已發了誓遂且忍餓遇樵者見他在坐亦異之間得些物事來吃久後報得外面道人都來遂起得箇庵自此却好病翁嘗至其庵時陳居士方死尚在坐未曾斂見面前一石頭似箇香山子子細看看又是石恰似乳香滴成樣都通明身旁一道人云是陳先生臨死時滴出鼻涕又一道人來禮拜歎息云可惜陳先生鍊得成後却不成僩

崇觀間李定之子某有文字乞毀通鑑板建炎間坐此



貶之竄後放歸復官詞云下喬木而入幽谷朕姑示於
寛恩以鴟鴞而笑鳳凰爾無沉於迷識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林䌖龍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

論文上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饒錄云國語說得絮只是氣衰又不如戰國文字更有些精彩楚漢間文字真是奇偉豈易

及也又曰國語文字極困善振作不起戰國文字豪傑便見事情非你殺我則我殺你黄云觀一時氣象如此如何遏捺得住所以啟漢家之治也○僴

楚詞不甚怨君今被諸家解得都成怨君不成模樣九歌是托神以為君言人間隅不可企及如已不得親近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是怨君至山鬼篇不可以君為山鬼又倒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得之意今人解文字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却不貫○楚詞

問離騷卜居篇内字曰字義從来曉不得但以意看可

見如突梯滑稽只是軟熟逢迎隨人倒隨人起底意思如這般文字更無些小窒礙想只是信口恁地說皆自成文林艾軒嘗云班固揚雄以下皆是做文字已前如司馬遷司馬相如等只是恁地說出今看來是如此古人有取於登髙能賦這也須是敏須是會說得通暢如古者或以言揚說得也是一件事後世只就紙上做如就紙上做則班揚便不如已前文字當時如蘇秦張儀都是會說史記所載想皆是當時說出

又云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至後来只管弱如蘇頲著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来盡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亦止做得未屬對合偶以前體格然當時亦無人信他故其文亦變不盡纔有一二大儒略相效以下並只依舊到得陸宣公奏議只是雙關做去又如子厚亦自有雙關之文向来道是他初年文字後将年譜看乃是晚年文字盖是他效世間模樣做則劚耳文氣衰弱直至五代竟無能變到尹師

魯歐公幾人出来一向變了其間亦有欲變而不能者然大槩都要變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滚雜賀孫

楚些沈存中以些為呪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聲而巫人之禱亦有此聲此却說得好盖今人只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道夫○離騷叶韻到篇終前面只發兩例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至

楚詞注下事皆無這事是他曉不得後却就這語意撰

一件事為證都失了他那正意如淮南子山海經皆是如此義剛

高斗南解楚詞引瑞應圖周子充說館閣中有此書引得好他更不問義理之是非但有出處便說好且如天問云啟棘賔商山海經以為啟上三嬪于天因得九歎九辯以歸如此是天亦好色也柳子厚天對以為胷嬪說天以此樂相博換得某以為棘字是夢字商字是古文篆天字如鄭康成解記衣裒作齊裒云

是壞字也此亦是擦壞了盖啟夢賓天如趙簡子夢上帝之類賓天是為之賓天與之以是樂也令人不曾讀古書如這般等處一回恁地過了陶淵明詩形夭無千歲曾氏攷山海經云當作形天舞干戚看来是如此周子亢不以為然言只是說精衛也此又不用出處了夔孫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澁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来

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方子○道夫録云古今擬騷之作惟魯直為無謂

古賦雖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入本朝来騷學殆絶秦黄晁張之徒不足學也雉

荀卿諸賦縝宻盛得水住歐公蟬賦其名曰蟬這數句也無味雉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

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

董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趨於對偶如楊震輩皆尚讖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却理會風角鳥占何愈於讖緯陵夷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作詩多是模倣前人而作之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相如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厚見其如此却作貞符以反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人傑。漢文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便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 淳

仲舒文大槩好然也無精彩 淳

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

他腔子（佐錄作腔子滿）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沖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可學）

問呂舍人言古文衰自谷永曰何止谷永鄒陽獄中書已自皆作對子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曰然又問髙適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揔之徒賦皆不好了因說神宗修汴城成甚喜曰前代有所作時皆有賦周美成聞之遂撰汴都賦進上大喜因朝降出宰相每有文字降出時即合誦一遍

宰相不知是誰知古賦中必有難字遂傳與第二人以次傳至尚書右丞王和甫下無人矣和甫即展開琅然誦一遍上喜既退同列問如何識許多字和甫曰某也只是讀傍文揚録作一過　吕編文鑑要尋一篇賦冠其首又以美成賦不甚好遂以梁周翰五鳳樓賦為首美成賦亦在其後

賓戲解嘲劇秦貞符諸文字皆祖宋玉之文進學解亦此類陽春白雪云云者不記其名皆非佳文揚

夜来鄭文振問西漢文章與韓退之諸公文章如何某說而今難說便與公說某人優某人劣公亦未必信得及須是自看得這一人文字某處好某處有病識得破了却看那一人文字便見優劣如何若看這一人文字未破如何定得優劣便說與公優劣公亦如何便見其優劣處但子細自看自識得破而今人所以識古人文字不破只是不曾子細看又兼是先將自家意思横在胸次所以見從那偏處去說出来也

都是横說又曰人做文章若是子細看得一般文字熟少間做出文字意思語脉自是相似讀得韓文熟便做出韓文底文字讀得蘇文熟便做出蘇文底文字若不曾子細看少間却不得用向來初見擬古詩將謂只是學古人之詩元來却是如古人說灼灼園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遲遲澗畔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澗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間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語脉皆要似他底只換

却字其後來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詩便覺得長進
蓋意思句語血脉勢向皆效它底大率古人文章皆
是行正路後來杜撰底皆是行狹隘邪路去了而今
只是依正底路脉做將去少間文章自會高人又云
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
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
量不著横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
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

鋪排得恁地安穩或曰子瞻云都來這幾字只要會安排然而人之文章也只是三十歲以前氣格都定但有精與未精耳然而掉了底便荒疏只管用功底又較精向見韓無咎說它晚年做底文字與他三十歲以前做底文字不甚相遠此是他自驗得如此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閒做這般工夫若晚年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也是後生時都定

便長進也不會多煞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闒靸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只這一句說盡了又云某人晚年日夜去讀書某人戲之曰吾丈年老讀書也須還讀得入不知得入如何得出謂其不能發揮出来為做文章之用也其說雖麄似有理又云人晚年做文章如秃筆寫字全無鋒鋭可觀又云某四

十以前尚要學人做文章後來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後來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歲做底文字又云劉季章近有書云他近來看文字覺得心平正某答他令更掉了這箇虛心看文字蓋他向来便是硬自執他說而今又是將這一說來罩正是未理會得在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他底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都只是橫說且如陸子靜說文帝不如武帝豈不是橫說又云介甫諸公取人如資質淳厚底他便不取

看文字穩底他便不取如那決裂底他便取說他轉時易大率都是硬執他底燾

張以道曰晒庭柯以怡顔晒讀如俛讀作盻者非義剛

韓文力量不如漢文漢文不如先秦戰國揚

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却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昌黎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汪聖錫云國初制詔雖粗却甚好又如漢高八年詔與文帝即位詔只三數句今人敷衍許多無過只是此箇

柱子若海。韓柳

先生方修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鶡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黄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學柳文也得但會衰了人文字義剛。夔孫録云韓文大綱好柳文論事却較精覈如辨鶡冠子之類非國語中儘有好處但韓難學柳易學

揚因論韓文公謂如何用功了方能辨古書之真偽曰

鶡冠子亦不曾辨得柳子厚謂其書乃寫賈誼鵩賦之類故只有此處好其他皆不好柳子厚看得文字精以其人刻深故如此此韓較有些王道意思每事較含洪便不能如此揚

退之要說道理又要雜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卻得永州力也

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

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揚

陳仲蔚問韓文禘祫議說獻懿二廟之事當否曰說得好其中所謂興聖廟者乃是涼武昭王之廟乃唐之始祖然唐又封臯陶為帝又尊老子為祖更無理會又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辯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

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為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且如射王中肩之事乃是周末征伐自諸侯出故有此等事使征伐自天子出安得有是事然封建諸侯却大故難制御且如今日蠻洞能有幾大若不

循理朝廷亦無如之何若古時有許多國自是難制如隱公時原之一邑乃周王不奈他何賜與鄭鄭不能制到晉文公時周人將與晉而原又不服故晉文公伐原且原之為邑甚小又在東周王城之側而周王與晉鄭俱不能制蓋渠自有兵不似今日太守有不法處便可以降官放罷古者大率動便是征伐所以孟子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在周官時已是如此了便是古今事勢不同便是難説因言孟子所謂五

等之地與周禮不同孟子葢說夏以前之制周禮乃是成周之制如當時封周公於魯乃七百里於齊尤闊如所謂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以地理考之大段闊所以禹在塗山萬國來朝至周初但千八百國又曰譬如一樹枝葉太繁時本根自是衰枯如秦始皇則欲削去枝葉而自留一榦亦自不可義剛

有一等人專於為文不去讀聖賢書又有一等人知讀聖賢書亦自會作文到得說聖賢書却别做一箇說

異模樣說不知古人為文大抵只如此那得許多詑異韓文公詩文冠當時後世未易及到他上宰相書用菁菁者莪詩注一齊都寫在裏面若是他自作文豈肯如此作最是說載沉載浮沉浮皆載也可笑載是助語分明彼如此說了他又如此用賀孫○韓文

退之除崔羣侍郎制最好但只有此制别更無不知如何義剛

或問伯夷頌萬世標準與特立獨行雖足以明君臣之

大義適權通變又當循夫理之當然者也先生曰説開了當云雖武王周公為萬世標準然伯夷叔齊惟自特立不顧又曰古本云一凡人沮之譽之與彼夫聖人是一對其文意尤有力椿

退之送陳彤秀才序多一不字舊嘗疑之只看過了後見謝子暢家本乃後山傳歐陽本圈了此不字

韓退之墓誌有怪者

先生喜韓文宴喜亭記及韓弘碑碑老年筆□方

唐僧多從士大夫之有名者討詩文以自華如退之送文暢序中所說又如劉禹錫自有一卷送僧詩或云退之雖闢佛也多要引接僧徒曰固是他所引者又却都是那破賴底僧如靈師惠師之徒及晚年見大顛於海上說得來闊大勝妙自然不得不服人多要出脫退之也不消得恐亦有此理也廣

先輩好做詩與僧僧多是求人詩序送行劉禹錫文集自有一冊送僧詩韓文公亦多與僧交涉又不曾見

好僧都破落户然各家亦被韓文公說得也狼狽文公多只見這般僧後却撞着一箇大顛也是異事人多說道被大顛說下了亦有此理是文公不曾理會他病痛被他纔說得高便道是好了所以有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之語賀孫

才卿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陳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

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因說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先生正色曰某在當時必與他辯却笑曰必被他無禮方

柳文局促有許多物事却要就些子處安排簡而不古

更說些也不妨封建論并數長書是其好文合尖氣短如人火忙火急來說不及又便了了揚○

柳文

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

宮沉羽振錦心繡口柳子厚語璘

韓千變萬化無心變歐有心變杜祁公墓誌說一件未了又說一件韓董晉行狀尚稍長權德輿作宰相神道碑只一板許歐蘇便長了蘇體只是一類柳伐原

議極局促不好東萊不知如何喜之陳後山文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亦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如題太白像髙軒過古詩是晩年做到平易處髙軒過恐是絶筆又一條云後山仁宗飛白書記其文曲折甚多過得自在不如柳之局促○總論韓柳歐蘇諸公

東坡文字明快老蘇文雄渾儘有好處如歐公曾南豐韓昌黎之文豈可不看柳文雖不全好亦當擇合數家之文擇之無二百篇下此則不須看恐低了人手

段但採他好處以為議論足矣若班馬孟子則是大底文字道夫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覩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

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〇國朝文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因言杜詩亦何用曰是無意思大部小部無萬數益得人甚事因傷時文之獘謂張才叔書義好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胡明仲醉後每誦之又謂

劉棠舜不窮其民論好歐公甚喜之其後姚孝寧易義亦好壽昌録云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以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

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為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

李晚年須參道有一記説達摩宗派甚詳須是大段去參究来又曰以李視今日之文如三日新婦然某人輩文字乃蛇鼠之見

先生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甞見其寫六一瀧岡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

温公文字中多取荀卿助語

六一文一倡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

六一文有斷續不接處如少了字模樣如秘演詩集序喜為歌詩以自娛十年間兩節不接六一居士傳意凡文弱仁宗飛白書記文不佳制誥首尾四六皆治平間所作非其得意者恐當時亦被人催促加以文思緩不及子細不知如何然有紆餘曲折辭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黄夢升墓誌極好問先生所喜者云豐樂亭記揚

陳同父好讀六一文嘗編百十篇作一集今刊行豐樂

亭記是六一文之最佳者却編在拾遺

歐公文字鋒刄利文字好議論亦好嘗有詩云玉顔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為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第一等議論拱壽

敬夫文字不甚改改後往往反不好亞夫曰歐公文字愈改愈好曰亦有改不盡處如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有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

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方子

因改謝表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著這樣字如今不免去搜索修改又言歐公爲蔣頴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胷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頃有人買饒録作見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説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饒録云有數十字序滁州之山忽大圏了一邊注環滁皆山也一句如尋

常不經思慮信意所作言語亦有絶不成文理者不知如何廣

前輩見人皆通文字先生在同安嘗見六一與人文字三卷子是以平日所作詩文之類楷書以獻之振

歐公文章及三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那尋常底字儒用

文字到歐曾蘇道理到二程方是暢荆公文暗

歐公文字敷腴温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

淺近處然却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来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曰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荆公作又曰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

曾子固所作廣文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黄樓銘館職策皆好又舉數句說人不怨暗君怨明君處以為說得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說曾見南豐于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說南豐過荆襄後山携所作以謁之南豐一見愛之因留款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托後山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澁窮日之力方成僅数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為略删動

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廣因舉秦丞相教其子孫作文說中說後山處曰他都記錯了南豐入史館時止為檢討官是時後山尚未有官後來入史館嘗薦邢和叔雖亦有意薦後山以其未有官而止廣○楊録云秦作后山敘謂南豐辟陳為史官陳元祐間始得官秦說誤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間被物慾激搏猶自一强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它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間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録一千卷琴一張

酒一壺碁一局與一老人為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云云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為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分明

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個
問坡文不可以道理并全篇看但當看其大者曰東坡
文說得透南豐亦說得透如人會相論底一齊指摘
說盡了歐公不盡說含蓄無盡意又好因謂張定夫
言南豐秘閣諸序好曰那文字正是好峻靈王廟碑
無見識伏波廟碑亦無意思伏波當時蹤跡在廣西
不在彼中記中全無發明揚曰不可以道理看他然
二碑筆健曰然又問潛真閣銘好曰這般閒戲文字

便好雅正底文字便不好如韓文公廟碑之類初看甚好讀子細點檢疎漏甚多又曰東坡令其姪學渠兄弟蚤年應舉時文字揚

人老氣衰文亦衰歐陽公作古文力變舊習老来照管不到為某詩序文四六對偶依舊是五代文習東坡晚年文雖健不衰然亦踈魯如南安軍學記海外歸作而有弟子揚觶序點者三之語序點是人姓名其疏如此淳

六一記菱谿石東坡記六菩薩皆寓意防人取去然氣象不類如此

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燾

老蘇文字初亦喜看看後覺得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看此等文字固宜以歐曾文字為正東坡子由晚年文字不然然又皆議論衰了東坡初進策時只是老蘇議論

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有不貼實處道夫

坡文只是大勢好不可逐一字去點檢義剛

東坡墨君堂記只起頭不合說破竹字不然便似毛頴傳必大

東坡歐陽公文集叙只恁地文章儘好但要說道理便看不得首尾皆不相應起頭甚麽樣大末後却說詩賦似李白記事似司馬遷賀孫

統領商榮以温公神道碑為餉先生命吏約道夫同視且曰坡公此文說得来恰似山摧石裂道夫問不知

既說誠何故又說一曰這便是他看道理不破處頃之直卿至復問若說誠之則說一亦不妨否曰不用恁地說蓋誠則自能一問大凡作這般文字不知還有布置否曰看他也只是據他一直恁地說將去初無布置如此等文字方其說起頭時自未知後面說甚麽在以手指中間曰到這裏自說盡無可說了却忽然說起來如退之南豐之文却是布置某舊看二家之文復看坡文覺得一段中欠了句一句中欠了

字又曰向嘗聞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一日思得頗久饒錄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遂掃將去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爾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却自美麗有好處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闒茸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辦後對人鬧相似都無恁地安

詳斐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多脫了道夫因問黃門古史一書曰此書儘有好處道夫曰如他論西門豹投巫事以為他本循良之吏馬遷列之於滑稽不當似此議論甚合人情曰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

莊子本文攙入此其考據甚精密由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道夫

或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因言東坡所薦引之人多輕儇之士若使東坡為相則此等人定皆布滿要路國家如何得安靜賀孫

諸公祭溫公文只有子由文好

歐公大段推許梅聖俞所注孫子看得来如何得似杜牧注底好以此見歐公有不公處或曰聖俞長於詩曰詩亦不得謂之好或曰其詩亦平淡曰他不是平淡乃是枯槁拱壽

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服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為事若做文字時只是胡亂寫去如後面恰似少後添節

後来如汪聖錫制誥有温潤之氣曾問某人前輩四六

語孰佳荅云莫如范淳夫因舉作某王加恩制云周尊公旦地居四輔之先漢重王蒼位列三公之上若昔仁祖尊事荆王顧予沖人敢後茲典自然平正典重彼工於四六者却不能及德明

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来每作文多法古絶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振

劉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學公羊儀禮○若海

蘇子容文慢義剛

南豐文字確實 道夫

問南豐文如何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做不為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寛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艶處多或言某人如搏謎子更不可曉曰然尾頭都不說破頭邊做作掃一片去也好只到尾頭便没合殺只恁休了篇篇如此不知是

甚意思或曰此好奇之過曰此安足為奇觀前輩文章如賈誼董仲舒韓愈諸人還有一篇如此否夫所貴乎文之足以傳遠以其議論明白血脉指意曉然可知耳文之最難曉者無如柳子厚然細觀之亦莫不自有指意可見何嘗如此不說破其所以不說破者只是吝惜欲我獨會而他人不能其病在此大槩是不肯蹈襲前人議論而務為新奇惟其好為新奇而又恐人皆知之也所以吝惜個

曾所以不及歐處是紆徐曲折處曾喜模擬人文揚錄作餘

字擬峴臺記是倣醉翁亭記不甚似

南豐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中亦無愧必大

南豐作宜黄筠州二學記好說得古人教學意出義剛

南豐列女傳序說二南處好

南豐范貫之奏議序氣脉渾厚說得仁宗好東坡趙清

獻神道碑說仁宗處其文氣象不好第一流人等句

南豐不說子由挽南豐詩甚服之

两次舉南豐集中范貫之奏議序末文之備盡曲折處方

南豐有作郡守時榜之類為一集不曾出先生舊喜南豐文為作年譜

問嘗聞南豐令後山一年看伯夷傳後悟文法如何曰只是令他看一年則自然有自得處

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黄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必大

陳後山之文有法度如黄樓銘當時諸公都斂衽佐録云便是今人文字都無他抑揚頓挫因論當世人物有以文章記問為能而好點檢它人不自點檢者曰所以聖人説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至

館職策陳無已底好

李清臣文飽滿雜説甚有好議論

李清臣文比東坡較實李舜舉永洛敗死墓誌説得不分不明看来是不敢説

桐陰舊話載王銍云李邦直作韓太保惟忠墓誌乃孫巨源文也先生曰巨源文温潤韓碑徑只是邦直文也揚

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說得有精神他人皆說從別處去德明

胡侍郎萬言書好令後生讀先生舊親寫一冊又曰上

殿劄子論元老好無逸解好請行三年喪劄子極好諸奏議外制皆好

陳幾道存誠齋銘某初得之見其都是好義理堆積更看不辨後子細誦之却見得都是湊合與聖賢說底全不相似其云又如月影散落萬川定相不分處處皆圓這物事不是如此若是如此孔孟却隱藏着不以布施是何心哉乃知此物事不當恁地說僩

張子韶文字沛然猶有氣開口見心索性說出使人皆

知近来文字開了又闔闔了又開開闔七八番到結末處又不說只恁地休了至

文章輕重可見人壽夭不在美惡上白鹿洞記力輕韓元吉雖只是胡說然有力吳逵文字亦然揚

韓無咎文做著儘和平有中原之舊無南方啁哳之音佐

王龜齡奏議氣象大

曾司直大故會做文字大故馳騁有法度裘父大不及

他裴父文字澁說不去義剛

陳君舉西掖制詞殊未得體王言溫潤不尚如此胡明仲文字却好義剛

或言陳蕃叟武不喜坡文戴肖望溪不喜南豐文先生曰二家之文雖不同使二公相見曾公須道坡公底好坡公須道曾公底是道夫

德粹語某人文章先生曰紹興間文章大抵麄成段時文然今日太細膩流於萎靡問賢良先生曰賢良不

成科目天下安得許多議論可學。以下論近世之文
諸公文章馳騁好異止緣好異所以見異端新奇之說從而好之這也只是見不分曉所以如此看仁宗時制詔之文極朴固是不好看只是它意思氣象自恁地深厚久長固是拙只是他所見皆實看他下字都不甚恰好有合當下底字却不下也不是他識了不下只是他當初自思量不到然氣象儘好非如後來之文一味纖巧不實且如進卷方是二蘇做出恁地

壯偉發越已前不曾如此看張方平進策更不作文只如說鹽鐵一事他便從鹽鐵原頭直說到如今中間卻載著甚麼年甚麼月後面更不說措置如今只是將虛文漫演前面說了後面又將這一段翻轉這只是不曾見得所以不曾見得只是不曾虛心看聖賢之書固有不曾虛心看聖賢書底人到得要去看聖賢書底又先把他自一副當排在這裏不曾見得聖人意待做出又只是自底其如今看来惟是聰明

底人難讀書難理會道理蓋緣他先自有許多一副當聖賢意思自是難入因說陳叔向是白撰一箇道理某嘗說教他據自底所見恁地說也無害只是又把那說來壓在這裏文字上他也自見得自底虛了行不得故如此然如何將兩箇要捏做一箇得一箇自方一箇自圓如何總合得這箇不是他要如此止緣他合下見得如此如楊墨楊氏終不成自要為我墨氏終不成自要兼愛只緣他合下見得錯了若不

是見得如此定不解常如此做楊氏壁立萬仞毫髮不容較之墨氏又難若不是他見得如此如何心肯意肯陳叔向所見咤異它說目視已色耳聽已聲口言已事足循已行有目固當視天下之色有耳固當聽天下之聲有口固能言天下之事有足固當循天下之行他卻如此說看他意思是如此只要黙然靜坐是不看眼前物事不聽別人說話不說別人是非不管別人事又如說言忠信行篤敬一章便說道緊

要只在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問道見是見箇甚麽物事他便說見是見自家身己某與說立是自家身己立在這裏了參於前又是自家身己在輿是自家身己坐在這裏了倚於衡又是自家身己却是有兩箇身己又說格物做心云格住這心方會知得到未甞見人把物做心與他恁地說他只是自底是以此知人最是知見為急聖人尚說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若只恁地死守得這箇心便了聖人

又須要人講學何故若只守此心據自家所見做將去少間錯處都不知賀孫

令人作文皆不足為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奥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

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裏寓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方子○葢卿錄云今人做文字却是

胭脂膩粉粧成自是不壯浪無骨氣如舞訝鼓相似也有男兒也有婦女也有僧道秀才但都是假底嘗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文章只是用換字減字法如說湖州只說湖此減字法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嘗見張安道進卷其文皆有直氣。讜録云今来文字至無氣骨向来前輩雖是作時文亦是朴實頭鋪事實朴實頭引援朴實頭道理看著雖不入眼却有骨氣今人文字全無骨氣便似舞訝鼓者塗眉畫眼僧也有道也有婦人也有村人也有俗人也有官人也有士人也有只不是本樣人然皆足以惑衆真好笑也或云此是禁懐挾所致曰不然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且如而今作件物事一箇做起一人學起有不崇朝而偏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矣人傑○以下論作文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

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来入放裏面此是它大病處只是它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却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歐公之文則稍近於道不為空言如唐禮樂志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三代而下治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僩

才要作文章便是枝葉害著學問反兩失也壽昌

詩筆雜文不須理會科舉是無可奈何一以門戶一以父兄在上責望科舉却有了時詩文之類肴無出時節芝

一日說作文曰不必著意學如此文章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自典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蘇子瞻雖氣豪善作文終不免疎漏處大雅

問要看文以資筆勢言語須要助發義理曰可看孟子

韓文韓不用科段直便說起去至終篇自然純粹成體無破綻如歐曾却各有一箇科段舊曾學為其節次定了今覺得要說一意須待節次了了方說得到及這一路定了左右更去不得又云方之文有澁處因言陳阜卿教人看柳文了却看韓文不知看了柳文便自壞了如何更看韓文方

因論文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細巧大率要七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公文字好

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及宦者等傳自然好東坡如靈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靠實秦少游龍井記之類全是架空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時舉

文章要理會本領謂理前輩作者多讀書亦隨所見理會今皆做賢良進卷胡作

每論著述文章皆要有綱領文定文字有綱領龜山無綱領如字說三經辨之類

○方

前輩做文字只依定格依本分做所以做得甚好後来

人却厭其常格則變一般新格做本是要好然未好時先差去聲異了又云前輩用言語古人有說底固是用如世俗常說底亦用後来人都要别撰一般新奇言語下梢與文章都差異了却將差異底說話換了那尋常底說話。燾

問舍弟序子文字如何進工夫云云曰看得韓文熟饒錄云看一學者文字曰好好讀得韓文熟 又曰要做好文字須是理會道理更可以去韓文上一截如西漢文字用工問史記如何曰史記不可學學不成却顛了不如且理會法

度文字問後山學史記曰後山文字極有法度幾於太

法度了然做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又曰後世人資

禀與古人不同今人去學左傳國語皆一切踏踏地

說去沒收煞揚

文字奇而穩方好不奇而穩只是闒颯燾

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頹塌只略教整齊足矣文蔚

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模擬作一篇故後有所

作時左右逢原

因論詩曰嘗見傅安道說爲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只就上面添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弄便荒廢此說本出於李漢老看來做詩亦然雉

因說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某因說陸教授謂伯恭有箇文字腔子才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箇腔子做文字氣脉不長先生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

至之以所業呈先生先生因言東萊教人作文當看獲麟解也是其間多曲折又曰某舊最愛看陳無已文他文字也多曲折謂諸生曰韓柳文好者不可不看道夫

人要會作文章須取一本西漢文與韓文歐陽文南豐文燾

因論今日舉業不佳曰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讀史漢韓柳而不能便請斫取老僧頭去

嘗與後生說若會將漢書及韓柳文熟讀不到不會做文章舊見某人作馬政策云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也觀騎戰勝又大奇也這雖是麄中間却有好意思如今時文一兩行便做萬千屈曲若一句題也要立兩脚三句題也要立兩脚這是多少衰氣賀孫

後人專做文字亦做得衰不似古人前輩云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多少氣魄令成甚麽文字節

人有才性者不可令讀東坡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入

規矩不𤍠蕩將去

因論今人作文好用字子如讀漢書之類便去收拾三兩箇字洪邁又較過人亦但逐三兩行文字筆勢之類好者讀看因論南豐尚解使一二字歐蘇全不使一箇難字而文章如此好 揚

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皆說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滚將去他裏面自有法今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

他一滾做將去

文字或作做事無大綱領拈掇不起某平生不會做補接底

文字補湊得不濟事方子

前輩云文字自有穩當底字只是始者思之不精又曰

文字自有一箇天生成腔子古人文字自貼這天生

成腔子節

因論今世士大夫好作文字論古今利害比並為說曰

不必如此只要明義理義理明則利害自明古今天

下只是此理所以今人做事多暗與古人合者只為理一故也大雅

人做文字不著只是說不著說不到說自家意思不盡燾

看陳蕃叟同合録序文字艱澁曰文章須正大須教天下後世見之明白無疑揚

因說作𢡟用之文此等苛禮無用亦可但人所共用亦不可廢曹宰問云尋常人徇人情做事莫有牽制否

曰孔子自有條法從衆從下惟其當爾_諌

大率諸義皆傷淺短鋪陳略盡便無可說不見反覆辨論節次發明工夫讀之未終已無餘味矣此學不講之過也_{抄漳浦課簿。道夫}

顯道云李德遠侍郎在建昌作解元做本强則精神折衝賦其中一聯云虎在山而藜藿不採威令風行金鑄鼎而魑魅不逢姦邪影滅試官大喜之乃是全用汪玉谿相黄潛善麻制中語後來士人經禮部訟之

時樊茂實爲侍郎乃云此一對當初汪内翰用時却未甚好今被李解元用此賦中見得工訟者遂無語而退德遠緣此見知於樊先生因舉舊有人作仁人之安宅賦一聯云智者反之若去國念田園之樂衆人自棄如病狂昧宮室之安

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

論文下　詩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文蔚

因說詩曰曹操作詩必說周公如云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又若寒行云悲彼東山詩他也是做得箇賊起不惟竊國之柄和聖人之法也竊了夔孫

詩見得人如曹操雖作酒令亦說從周公上去可見是

賊若曹丕詩但說飲酒

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皆佳杜甫夔州以前

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人詩

蘇才豪然一滚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德明

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明

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鐮刈

葵藿倚杖牧鷄豚分明說出箇倔強不肯甘心之意

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尾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方子

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或問形夭無千歲改作形夭舞干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改本向鄉林家藏邵康節

親寫陶詩一冊乃作形夭無千歲周丞相遂跋尾以
康節手書為據以為後人妄改也向家子弟携來求
跋某細看亦不是康節親筆疑熈豊以後人寫蓋貫
本也蓋康節之死在熈寧二三年間而詩中避畜諱
則當是熈寧以後書然筆畫嫩弱非老人筆也又不
欲破其前説遂還之雉
蘇子由愛選詩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
慢底句法某却愛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

有力 雄

齊梁間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

晉人詩惟謝靈運用古韻如祐字協燭字之類唐人惟韓退之柳子厚白居易用古韻如毛頴傳牙字資字毛字皆協魚字韻是也 人傑

唐明皇資禀英邁只看他做詩出来是什麼氣魄今唐百家詩首載明皇一篇早渡蒲津關多少飄逸氣槩便有帝王底氣燄越州有石刻唐朝臣送賀知章詩

亦只有明皇一首好有曰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雉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荆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来雉

張以道問太白五十篇古風不似他詩如何曰太白五十篇古風是學陳子昂感遇詩其間多有全用他句

處義剛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逸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箇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為三篇者有三篇合為一篇者方子佐同

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

選詩漸放手夔州諸詩則不然也_雉

或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曰自然之好又不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則尤佳_雉

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詩却說得鄭重煩絮不如他秦中有一節詩好魯直一時固自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却說好如矮人看戲耳

問韓退之潮州詩東坡海外詩如何曰却好東坡晚

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雖

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吕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

晚年詩都啞了不知是如何以為好否

杜詩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後說花云云今人只說

道戎王子自月支帶得花來此中嘗有一人在都下

見一蜀人遍鋪買戎王子皆無曰是蜀中一藥為本

草不曾收今遂無人蓄方曉杜詩所言

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

詩到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璘

杜詩最多誤字蔡興宗正異固好而未盡某嘗欲廣之作杜詩考異竟未暇也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西北隂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漏天東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為滿似此類極多雉

天閲象緯逼蔡興宗作天闚近是蔡云古本作闚史以管窺天○佐

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為人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閉閤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意常愛之問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閑隱者多是帶性負氣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其詩直有做不著處便到塌了底晉宋間詩多閑淡杜工部等詩常忙了陶云身

有餘勞心有常閑乃禮記身勞而心閑則為之也方

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方

韓詩平易孟郊喫了飽飯思量到人不到處聯句中被他牽得亦著如此做

人不可無戒謹恐懼底心莊子說庖丁觧牛神妙然才到那族必心怵然為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韓文鬬雞聯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謂雞

困了一以水噴之便醒一噴一醒即所謂懼也此是孟郊語也説得好又曰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此乃退之之豪一噴一醒然再接再礪乃此是東野之工　雉

韓退之詩強懷張不滿弱力闕易盈上句是助長下句是歎　雉

退之木鵝詩末句云直割乖龍左耳來事見龍川志正是木鵝事

李賀較恠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義剛

劉乂詩斗柄寒垂地河流凍徹天介甫詩柳樹鳴蜩綠

暗荷花落日紅酣王建田家留客云丁寧回語屋中

妻有客莫令兒夜啼方子

詩須是平易不費力句法混成如唐人玉川子輩句語

雖險恠意思亦自有混成氣象因舉陸務觀詩春寒

催喚客嘗酒夜静卧聽兒讀書不費力好賜

行年三十九嵗莫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

樂天以文滑稽也然猶雅馴非若今之作者村裏雜劇也方子。佐同

白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云云這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坐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道夫

唐文人皆不可曉如劉禹錫作詩說張曲江無後及武元衡被刺亦作詩快之白樂天亦有一詩暢快李德裕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凡及富貴

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髙其救房琯亦正_{必大}

木蘭詩只似唐人作其間可汗可汗前此未有_{方子}

黄巢入京師其夜有人作詩貼三省門駡之次日盡搜京師識字者一切殺之詩莫盛於唐亦莫慘於唐也_揚

先生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娥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

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煞有好處詩人未易到此公曾看否壽昌對亦嘗看來近日送浩來此灑掃時亦嘗書寒山一詩送行云眷子未經師不及都亭鼠何曾見好人豈聞長者語為染在薰猶應須擇朋侶五月販鮮魚勿令他笑汝壽昌

因舉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長篇某舊於某人處見曼卿親書此詩大字氣象方嚴遒勁極可寶愛真所謂

顏筋柳骨今人喜蘇子美字以曼卿字比之子美遠不及矣某常勸其人刻之不知今安在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又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爾曼卿胸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為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雉○子蒙同

東坡作詩譏一昏闇之人有句云煙雨塞九敫黎曚子詩○璘

蜚卿問山谷詩曰精絶知他是用多少工夫今人卒乍如何及得可謂巧好無餘自成一家矣但只是古詩較自在山谷則刻意為之又曰山谷詩忒好了道夫

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為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歲月来無多極有筆力其中云八二者乃大年行次也雉

閉門覔句陳無巳對客揮毫秦少游無巳平時出行覺

有詩思便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成真是閉門覓句如秦少游詩甚巧亦謂之對客揮毫者想他合下得句便巧張文潛詩只一筆寫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絶好淳

陳博士在坡公之門遠不及諸公未說如秦黄之流只如劉景文詩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陳詩無此句矣其雜文亦自不及備論道夫

山谷集中贈覺範詩乃覺範自作又曰山谷詩乃洪駒

父輩删集義剛

覺範詩如何及得參寥義剛

張文潛詩有好底多但頗率爾多重用字如梁甫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受命堪垂涕手挈庸兒是天意等處說得好但結末差弱耳又曰張文潛大詩好

崔德符小詩好又曰蘇子由詩有數篇誤收在文潛集中○雉

崔德符魚詩云小魚喜親人可釣亦可扛大魚自有神出没不可量如此等作甚好文鑑上却不收不知如

何正道理不取只要巧

潘邠老有一詩一句說一事更成甚詩必大

古人詩中有句今人詩更無句只是一直說將去這般

詩一日作百首也得如陳簡齋詩亂雲交翠壁細雨

濕青林暖日薰楊柳濃陰醉海棠他是什麽句法雉

高宗最愛簡齋客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又

問坐間云簡齋墨梅詩何者最勝或以皐字韻一首

對先生曰不如相逢京洛渾依舊惟恨緇塵染素衣

雉

劉叔通屢舉簡齋六經在天如日月萬事隨時更故新江南丞相浮雲壞洛下先生宰木春前謂荆公後謂伊川先生曰此詩固好然也須與他分一箇是非始得天下之理那有兩箇都是必有一箇非雉

有人過昭陵題絶句云桑麻不擾歲豐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那忍說西風吹淚過昭陵後来人說是劉信叔詩也廣

政爾雪峰千百衆澹然雲水一孤僧曾文清詩璘

舉南軒詩云臥聽急雨打芭蕉先生曰此句不響曰不若作臥聞急雨到芭蕉又言南軒文字極易成嘗見其就腿上起草頃刻便就。

至

劉叔通江文卿二人皆能詩叔通放體不拘束底詩好文卿有格律入規矩底詩好游開子蒙嘗和劉叔通詩昨夜劉郎叩角歌翔雲寒雪滿山阿文章無用乃如此富貴不來爭奈何雉錄又四句云邴鄭鄉嘗依北海晁張今復事東坡吹噓

合有飛騰便未用溪頭買釣蓑此詩若遇蘇黃須提掇他文蔚○雉錄云先生屢稱之曰詩須不費力方好此等使蘇黃見之當賞音人固有遇耳

方伯謨詩不及其父錢監公豪壯黃子厚詩却老硬只是太枯淡徐斯遠玉山人與汝談比諸人較好斯遠乃程克俊之甥亦是有源流雉

或問趙昌父徐斯遠韓仲止曰昌父較懇惻又問三兄詩文曰斯遠詩文雖小巫竟清文蔚

力推獰龍借水飲手却猛虎奪石坐劉淳叟詩雲谷有

虎挨石淳叟作此自以為好不可曉璘

谷簾水所以好處某向欲作一首形容之然極難言大槩到口便空又滑然此兩字亦說未出必大

龍衮新天子羊裘老故人意味好道夫

羣趨浴沂水遥集舞雩風同安日試風乎舞雩詩

蔡京父子在京城之西兩坊對賜甲第四區極天下土木之工一曰太師第乃京之自居也二曰樞密第乃攸之居也三曰駙馬第乃絛之居也四曰殿監第乃

攸子之居也攸妻劉乃明逹明節之族有寵而二劉不能容乃出嫁倖權寵之盛亞於京攸四第對開金碧相照嘗見上官仲恭詩一篇其間有城西曲言蔡氏奢侈敗亡之事最為豪健末云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今猶是温公宅仲恭乃上官彦衡之子也惜乎其詩不行於世 雉

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畧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云云所以嵇中散至死薄

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廣

有鬼詩云鸎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廣

有僧月夜看海潮得句云沙邊月趂潮回而無對因看風飄木葉乃云木末風隨葉下雖對不過亦且如此

問曾慥所編百家詩曰只是他所見如此他要無不會詩詞文章字畫外更編道書八十卷又别有一書甚少名八段錦看了便真以為是神仙不死底人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胡泳

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其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為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必大

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去聲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不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

僩

詩社中人言詩皆原於賡歌今觀其詩如何有此意

作詩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經本既立次第方可看

蘇黄以次諸家詩　廣〇敬仲同

因林擇之論趙昌父詩曰今人不去講義理只去學詩文已落第二義况又不去學好底却只學去做那不好底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崎底今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甚麽用莫道更不好如近時人學山谷詩然又不學山谷好底只學得那山谷不好處擇之云後山詩恁地深他資質儘髙不知如何

肯去學山谷曰後山雅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較大但却無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然若論敘事又却不及山谷山谷善敘事情敘得盡後山敘得較有踈處若散文則山谷大不及後山淳錄云後山詩雅健勝山谷無山谷瀟灑輕揚之態然山谷氣力又較大敘事詠物頗盡事情其散文又不及後山擇之云歐公好梅聖俞詩然聖俞詩也多有未成就處曰聖俞詩不好底多如河豚詩當時諸公說道恁地好據某看來只似箇上門罵人底詩只似脫了衣裳上人門

駡人父一般初無深遠底意思後山山谷好說文章臨作文時又氣餒了老蘇不曾說到下筆時做得却雄健義剛。淳畧

今江西學者有兩種有臨川来者則漸染得陸子静之學又一種自揚謝来者又不好子静門猶有所謂學不知窮年窮月做得那詩要作何用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又再變遂至於此楊大年雖巧然巧之中猶有混成底意思便巧得来不覺及至

歐公早漸漸要說出來然歐公詩自好所以他喜梅聖俞詩蓋枯淡中有意思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詩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嵌事使難字便云好雉

先生因說古人做詩不十分着題却好今人做詩愈着題愈不好或舉某人會做詩曰他是某人外甥他家都會做詩自有文種又云某嘗謂氣類近風土遠氣

類才絶便從風土去且如北人居婺州後來皆出做婺州文章間有婺州鄉談在裏面者如呂子約輩是也

燾

或問倉頡作字亦非細人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可學○字附

大凡字只聲形二者而已如楊字木是形易是聲其餘多有只從聲者按六書中形聲其一○當

凡字如楊柳字木是文昜夘是字如江河字水是文工可是字字者滋也謂滋添者是也揚

因説叶韻先生曰此謂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如從水從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皮可工奚之類故鄭漁仲云文眼學也字耳學也蓋以形聲別也時舉

壹貳叁肆皆是借同聲字柒字本無此字唯有漆沮之漆漆字草書頗似柒遂誤以為真洪氏隷釋辨不及此閎祖

世字與太字古多互用如太子爲世子太室爲世室之類廣

黃直卿云如傭僱之傭也只訓用以其我用他故將雇以還其力由此取義此皆是兩通底字義剛

夷狄字皆從禽獸旁苗本有反犬古人字通用無所碍義剛

古人相形造字自是動不得如轡字後面一箇車兩邊從糸即纏繩也前面口字即馬口也馬口中銜著纏

絕也子蒙

秦篆今皆無此本而今只是摹本自宋莒公已不見此本了義剛

說文亦有誤解者亦有解不行者音是徐鉉作許氏本無必大

玉篇偏傍多誤妝者如者考老是也僩

韻書難理會如昨日撿抑字玉篇說文中撿才及邑附皆不見後來在集韻中尋出乃云反卬也却在卬部

尋得元来無挑才如此寫邱 義剛

字之反切其字母同者便可互用如戎汝是也逝字從折故可與害字叶韻 必大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却有暗合處蓋是風氣之中有自然之理便有自然之字非人力所能安排如福與備通

洪州有一部洪韻太平州亦有一部韻家文字 義剛

二王書某曉不得看著只見俗了今有箇人書得如此

好俗法帖上王帖中亦有寫唐人文字底亦有一釋名底此皆偽者揚

字說自不須辯只看說文字類便見王氏無意思字類有六會意居其一○方

字被蘇黄胡亂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揚

論書因及東坡少壯老字之異南康有人有一卷如此因說南軒喜字然不甚難辨因有一偽書東坡字不好南軒以端莊題之因論麻衣

易不難辨南軒以快之故嘗欲其改一文曰改亦只如是不解更好了○揚

子瞻單勾把筆錢穆父見之曰尚未能把筆邪方

山谷不甚理會得字故所論皆虛來者理會得故所論皆實嘉祐前前輩如此厚重胡安定於義理不分明然是甚氣象

魯直論字學只好於印冊子上看若看碑本恐自未能如其所言必大

字法直黑內黃魯直論得去甚然其字却且如此揚

筆力到則字皆好不曰有筆力如胷中別様即動容周旋中禮方

寫字不要好時卻好文蔚

南海諸番書煞有好者字畫遒勁如古鍾鼎欵識諸國各不同風氣初開時此等事到處皆有開其先者不獨中國也或問古今字畫多寡之異曰古人篆刻筆畫雖多然無一筆可減今字如此簡約然亦不可多添一筆便是世變自然如此僩

鄒德久楷書大學今人寫得如此亦是難得只如黄魯直書自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好處但自家既是寫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須要得恁欹斜則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爲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人誠實端慤爲是俱自要恁地放縱道夫問何謂書窮八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行夫問張于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

及至米元章黄魯直諸人出来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態衰下其為人亦然道夫言尋常見魯直亦說好話意謂他與少游諸人不同曰他也却說道理但到做處亦與少游不争多他一輩行皆是恁地道夫曰也是坡公做頭故他們從而和之曰然某昨日看他與李方叔一詩說他起屋有甚明窻淨几眼前景致末梢又只歸做好吟詩上去若是要只粗說也且說讀書窮究古今成敗之類亦可如何却專要吟

詩便了道夫曰看他也是将這箇來做一箇要緊處
曰他是将來做箇大事看了如唐韓栁皆是恁地道
夫云嘗愛歐公詩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這般
意思甚好曰他也是說要讀書只歐公却於文章似
說不做亦無緊要如送徐無黨序所謂無異草木榮
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皆是這意思道夫曰前
輩皆有一病如歐公又却疑繫辭非孔子作曰這也
是他一時所見如繫辭文言若是孔子做如何又却

有子曰字某嘗疑此等處如五峰刻通書相似去了本来所有篇名却於每篇之首加一周子曰字通書去了篇名有篇内無本篇字如理性命章者煞不可理會蓋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是説理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説性自此以下却説命章内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者次第易繫文言亦是門人弟子所勦入爾道夫問五峰於通書何故輒以已意加損曰他病痛多又寄居湖湘

閒士人希踈兼他自立得門庭又髙人既未必信他被他門庭髙人亦一向不来来到他處箇又是不如他底不能問難故絶無人與之講究故有許多事道夫曰如他說孟子道性善似乎好竒全不平帖曰他不是好竒只是看不破須著如此說又如疑孟辨别自做出一樣文字温公疑得固自不是但他箇更無理會某嘗謂今只將前輩與聖賢說話来看便見自家不及他處今孟子說得平易如此温公所疑又見

明白自家却說得恁地聱牙如何辨得他倒道夫曰如此則是他只見那一邊不知有這一邊了曰他都不知了只如楊氏為我只知為我都不知聖賢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公其心而無所私底意思了又如老氏之虛無清淨他只知箇虛無清淨令人多言釋氏本自見得這箇分明只是見人如何遂又別為一說某謂豈有此理只認自家說他不知便得先生以手指其下月曰他若知之則白處便須還是白黑處便

須還是黑豈有知之而不言者此孟子所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辭之不平便是他蔽了蔽了便陷陷了便離離了便窮且如五峰疑孟辨忽出甚感物而動者衆人也感物而節者賢人也感物而通者聖人也劈頭便罵了箇動他之意是聖人之心雖感物只静在這裏感物而動便不好中間胡廣仲只管支離蔓衍說將去更說不回某一日讀文定春秋有何況聖人之心感

物而動一語某執以問之曰若以為感物而動是不好底心則文定當時何故有此說廣仲遂語塞先生復笑而言曰蓋他只管守著五峯之說不肯放某却又討得箇大似五峯者與他說只是以他家人自與之辨極好道理只是見不破彼便有許多病痛道夫

拾遺編成而又有遺者萃此

志氣清明思慮精一烱然不昧而常有以察於幾微之間則精矣立心之剛用力之篤毅然自守而常有以

謹於毫釐之失則一矣

人心之動變態不一所謂五分天理五分人欲者特以其善惡交戰而言爾有先發於天理者有先發於人欲者盖不可以一端盡也

人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爾具形氣謂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

便以動者為危亦未當若動於義理則豈得謂之危乎允執有常久不變之意者得之此建別錄所載廣錄五條疑是答學書語今入

此

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思有善惡又動中動陽明陰濁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夢有邪正又靜中動陽明陰濁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寤則虛靈知覺之體焯然呈露如一陽復而萬物生意皆可見寐則虛靈知覺之體隱然潛伏如純坤月而萬物生性不可窺

○此答陳日書而詳

問遺書

忠信進德終日以下是說此一理後言形氣今古人我皆一統神如在上在左右是道體徧滿誠字是實理如此

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無誠心則不中言多不記

理義恱心是愜當玩理養心則兩進一是知而恱一是養而恱

當知用心緩急如大經大體是要先知用心以次乃可緩緩進

曲能有誠有誠則不曲矣盖誠者圎成無欠闕者也

萬物無一物失所是使之各得其分恰好處

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即活憂患樂好皆偏係也方謂無私

意則循天之理自然周流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言事君親之心本同也

只歸之自然則更無可觀更無可玩索上句謂不求其所以然只說一箇自然是顢頇也謂不可如此爾

龜山答人問赤子入井令求所以然一段好

仁則固一一所以為仁言所以一者是仁也

仁在事若不於事上看如何見仁

退藏於密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動中之靜固是靜

又有大靜萬化參然者

斷置言倒斷措置也

言四德云不有其功常人而已者也不有其功言化育之無迹處為貞

因言貞於五常為智孟子曰知斯二者勿去是也既

知又曰弗去有兩義又文言訓正固又於四時為冬冬有始終之義王氏亦云腎有兩有龜有蛇所以朔易亦猶貞也又傳曰貞各稱其事問咸傳之九四說虛心貞一處全似敬荅云葢嘗有語曰敬心之貞也

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己又却微服過宋一段有盡人事回造化立命之意方

知性善以忠信為本須是的然識得這箇物事然後從忠信做將去若不識得這箇不知是做甚麼故曰先

立乎其大者

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

問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曰無私主也不是塊悖沒理會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公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最難曰亦是克去己私心便無私主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便應不相契者便不應如好讀書人

見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僩

問應務不煩是如何曰閒時不曾理會得臨時旋理會則煩若豫先理會得則臨時事來便從自家理會得處理會將去如理會得禮則禮到面前便理會得如理會得樂則樂到面前便理會得更不煩也燾

天機有不器於物者在方為方在圓為圓方

先生曰自家理會得這道理使天下之人皆理會得這道理豈不是樂

嘗言坐即靠倚後來捱三四日便坐得先生云氣不從

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李通○方

神乃氣之精明者耳

有翼其臨翼翼敬也

僂句成欺黃裳亦誤事見左傳

問范氏言宋襄公出母事有生則致孝死則盡禮之說

然出母既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

只是遣使命往來問遺否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

類自是都做不得了因言宣姜全不成人却有賢女許穆夫人宋襄公母是也春秋時魯最號禮義之國然其間成甚風俗必大

康節說形而上者不能出莊老形而下者則盡之矣因誦皇極書第一篇一先生說下者不盡亦不甚說闕子明說形而上者亦莊老。季通方

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

嘗言坐即靠倚後来捱三四日便坐得先生云氣不從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李通

○方

神乃氣之精明者耳

有翼其臨翼翼敬也

僂句成欺黃裳亦誤事見左傳

問范氏言宋襄公出母事有生則致孝死則盡禮之說然出母既義不可迎之以歸則所謂致孝盡禮者恐只是遣使命往来問遺否曰恐只是如此如定省之

類自是都做不得了因言宣姜全不成人却有賢女許穆夫人宋襄公母是也春秋時魯最號禮義之國然其間成甚風俗大必

皇極書第一篇

康節說形而上者不能出莊老形而下者則盡之矣因誦二先生說下者不盡亦不甚說關子明說形而上者亦莊老。季通方

朱子語類卷一百四十